



信息与公告	热点与专题	动态与关注	重点与推荐	重建与复兴	历史与圣贤	经典与教理	生命与体证	道场与礼制	国家与教化
风俗与日用	公益与慈善	判教与卫道	中国与世界	艺文与考据	学术与争鸣	儒门报刊	书日推荐	域外宗教	学者文集

当前位置： [首页](#) > [学术与争鸣](#) > [文章内容](#)

【推荐】让孔老夫子做“人” 圣人也是普通人

吕海春 2010-12-17

那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清晨，我站在曲阜孔庙的金声玉振坊前，恍如进入了一个嘈杂的大集市。

眼前，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，差可算得上摩肩接踵，人们迫不及待地和这座气势恢弘的庙宇式建筑群合影留念，然后匆匆前行，奔向下一个景点。耳边，是导游的讲解声，此起彼伏，犹如多声部重唱。他们卖弄着口舌，冒出来的却都是如出一辙的内容。无非是讲些和老夫子相关的逸闻趣事，大家听着，咧嘴笑着，很开心的样子，至于为什么而笑，也许转过头去就忘记了。

说这些，并不表示我有多么的脱俗。其实，在导游的带领下，我也迈着欢快的脚步，“喧嚣”地来，“喧嚣”地去，走过了这次短暂的曲阜之旅，离开时，行李中多了一些打着孔子印记的纪念品。

生前寂寞的孔子，不知道看到此情此景，会欣慰地说“吾道不孤”呢，还是感叹“天下无道久矣”？而我带着孔子纪念品回到家中，心中不免泛起小小的困惑：“孔子今安在？”为此，我倍感惭愧，只觉自己在曲阜消遣了夫子一把。

无论是否愿意承认，孔子都称得上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精神象征符号之一。他离我们很近，世人皆知有孔子，《论语》中的经典段落，老百姓也大多耳熟能详。然而，他也离我们很远，因成了“符号”，反而让他的公众形象变得异常模糊。仿佛他只能是记在书里，刻在石像上，供在庙里，但，那是他吗？有几个人读懂了他？自这位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去后，经过不断地“被阐释”，已变换了无数个模样。这使得今天的我们难免遭逢如下困境：不仅从时间上离孔子愈来愈远，甚而从心理体认上也离他更为遥远，以至于我在面对横空出世的那许多打着“孔子”招牌的图书，反而不知该相信谁，又该读谁。一如我现下捧着的这本《非常师生——孔子和他的弟子们》，名字很新潮，内容很颠覆。我依然有丝疑虑，这回石毓智教授笔下的“非常”孔子会是真实的吗？会不会又是一个貌似语出惊人、实则不堪一击的伪孔子论？

“读”孔子其实依旧离不开《论语》。哎，只是《论语》都快被读滥了，还能有什么新意？好在，石教授换了个读法。

众所周知，《论语》采用的是语录体。从好的方面说，它把孔子的原话删繁就简，往往是抓住其最主要的点压缩为提纲式语言，再用很简明的方式传达给人，方便后人记忆学习，流传到今的许多名言警句都出自于《论语》，正说明这种语体的优势。从不好的一面说，因为它对文字的浓缩，难免导致语句缺乏语境，造成歧义，有的记述令人费解。故而若仍旧单篇来读《论语》以求了解孔子，还是难免会因记载的支离破碎而摸不着头脑，抓不住要害。石教授独辟蹊径，剑走偏锋，把《论语》涉及的每一个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，看成一个系统，并辅之以相对可靠的历史资料，如《史记》《左传》《孟子》等作为参考，把《论语》的原话放到具体的语境之中，以此，以求弄清楚他们一言一行的前因后果，从而理解《论语》的深意。果不其然，这种视角下的《论语》别开生面，孔子也换了新的面貌。

该书的一大宗旨是把孔子还原成“人”，让老夫子重新做人。不捧杀他，不棒杀他，爱他的坚守，爱他的情操，爱他的智慧，也因为他时不时要露出来的那点小计较、小脾气而忍俊不禁，由此倍觉其人性的真实。这当是该书的一大亮点。

突然想起王小波在《我看国学》中曾这样评价孔子说：“读完了《论语》闭目细思，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，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。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，说这个能干啥，那个能干啥，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，很亲切。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，那就是‘子见南子’那一回。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，一口咬定自己没‘犯色’。总的来说，我喜欢他。”虽然王小波似乎对孔子学术的评价不高，但他的这句“我喜欢他”，我倒觉得道出了孔子研究之真味。

“后人对《论语》的误读，还来自于把孔子神化、圣化的心态，为圣人讳的倾向，认为孔子说的一定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还是大道理，所以形成很多牵强附会的辩解。”这只说出问题的一个方面。回顾历史以至今天，崇拜他的“空心粉”们往往被老先生忽悠得找不到了北，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，“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”。而不爱他老人家的则多恨不能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此时的孔子又往往从神坛跌落，累累如丧家之犬。孔子的命运从斯文扫地到送

上神坛，曾经几次起，几次落，其实这和他老人家本人又何干呢？

我们越不能平心静气，孔子的庐山真面目就越隐藏在历史中间，让我们难以看清。也许换成平和、清醒的心态，阅读他，理解他，鲜活的孔子才能更可爱，其实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敬意。

在石毓智教授眼中，孔子便是这样一个真实存在的人，操守自然是高尚的，却也有着七情六欲，遇到事情也会打小九九。比如，他对学生有无限的爱，但老话说十个指头还有长短呢，孔子对学生也多少有点分三六九等。像他对颜回，那是不吝溢美之词，这个爱从现实的意义看，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，但反效果便是让颜回深深地陷入了精神恍惚，不能自拔；老夫子当然也爱子路，可是鲁莽的子路总要挑出老师的毛病来，这让先生既爱且恼，于是找到机会便要压制一下子路的冒进，每每看到子路被自己数落，心里最爽的恐怕还是老夫子本人吧？

“再完美无瑕的人，也难免要跟普通人打交道，要接受一些人的帮助或者恩惠，也可能与某些人产生矛盾……孔子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生活上也有不愉快的，也会跟人结疙瘩。孔子又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与这些有过节的人。”书中，石教授着重谈了孔子和阳货、晏婴等人的恩恩怨怨。按他的论证，孔子在处理与之有过节的人的事情上，其理论总纲是“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”，这里的“直”可理解为“直接、不拐弯”，当然从古汉语的角度“以直报怨”还能理解为正直、公正的态度。总的来说，孔子在实行起这个理论总纲时，是有血性的，不过仍会因个人的情绪而摇摆不定。例如，孔子因为跟阳货的一段过节，所以后来遇到阳货始终不能严格遵守“以直报怨、以德报德”的原则，做的事既可爱又有点可气。当然，他并非处处表现出小心眼，在评论打破他在齐国实现政治理想的晏婴时，孔子又能充分肯定其优点，这既体现了孔子不“以人废言”的君子之风，恐怕也是他通达世故的一种表现。

确实，“孔子首先是一个普通人，他有常人的各种情感，也有常人的缺点，然后才是个具有高超智慧的哲人。也就是说，要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孔子，这样很多事情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，更加准确”。

当然，讲孔子是很容易挨骂的，风险着实不小。我是俗人，自不敢对他这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妄加评判。石教授也不过是按自己的办法对历史记载做了重新的梳理。他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一样的观点，这些新提法也都努力参据史料记载，并以语言学研究作为根底，自有其可读性在。无论如何，骂也好，捧也好，都先尝试阅读和体悟。这话可以用在评价孔老夫子上，也适用于该书。

如果你还觉得不过瘾，建议回家拿本《论语》。不要按照现在编排的顺序看，也试着换个方法和角度，“读《论语》一定要有一个系统观，把有关的事情放在一起来看，方能弄清问题的真相。”

让孔子回到人间，唯此，他才有可能真正走近我们。我们才能说：夫子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？

（吕海春）

中国儒教网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: 华南互联

您是第 0648968 位来访者